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

實價七角

世

版權所有

原著者

W  
C  
Wells

譯述者

顧  
謹

發行者

博  
文  
書  
店

不准翻印

印刷者

上海：南成都路  
辛利印刷公司  
寶裕坊四十六號

言

總經售處

新嘉坡正興公司  
上海四馬路中市光明書局

## 序言

當這本《世界預言》剛剛付排時，世界大戰的序幕已在歐洲的一個複雜的小國——捷克斯拉夫揭開了，以後的進展如何，固然不是單憑我們淺薄的見識所能預料，但是我們可以斷言：本書的能夠恰在這種時候出版，定能使他的讀者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獲得不少便利。

作者威爾斯是當代英國一位博學多才的作家而兼政論家。他的作品全是靠了他豐富的科學知識與想像能力寫成。關於他的思想，沒有人能加以具體的解釋，因為無論對於身旁的事實或在自己所寫的作品裏面，他總是站在冷眼旁觀的立場，有時看來好像一個社會改造主義者，但有時又有些傾向資本主義。

他的作品往往都是屬於預言一類的，而這本《世界預言》就是一部最偉大最出名的心血結晶，幾乎把他所經歷過、看見、聽到過、讀到過的一切智識與經驗，完全交織在內。他把這本書公開獻給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裏的人們，沒有一個讀者像其他作家的讀者那樣，提出過一

個不滿，或認為不妥當不正確的建議，這裏有著過去人類進化史的簡明而確切的剖析；有著目前一切政治、文化演進情形的公正的報導；有著未來世界「拆穿西洋鏡」的忠實的預告。他把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引成一條直線，毫無間縫地做演算式的推算，當我們讀下去的時候，好像自己正在跟着遠古的世界，不知不覺地步入未來的世界中，全書可以說是整個的預言，也可以說是整個的史蹟。我們簡直分不出一個未來、現在和過去的領域來。只覺得這是一篇完整而不可拆開的東西。

當然，在微細的描述中，我們是不能希望牠毫無錯誤的，因為威爾斯究竟不是一位先覺的神怪，他只是一位具有精密頭腦的「時代演算家」吧了。當他說得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「似乎是一粒橘子的核或是一小片胡核殼」時，他並沒有以星相家的眼光去研究「某一種植物到了某一處時辰，將要成為大戰的禍首」，只是說：戰爭既已到了一個佈置就緒的緊張局面，任何一件小小的事物，都有促使牠爆發的可能，關於這，我們可以舉一個別的作家描寫第一次大戰爆發的例子：

「巴瓦利亞第十六步兵團的備忘錄上，曾記有一個無事之夜，實則此夜並非無事，不過午夜所偶發的事被人忘記罷了。在巴瓦利亞森林裏躲藏着的卡爾剛自他隱蔽的處所爬了出來，伸了伸懶腰，打吹欠時，一粒子彈忽的一聲飛進他的口裏，在他的頭顱底下穿了一個窟窿。這事在卡爾的夥伴中起了一個平淡的笑談。」

美必贊伍長的表七點鐘了，這時大地上千尊大礮一時怒發……」——《Empereur et l'empereur》

「一粒橘的核或是一小片胡桃殼」正可做這樣的描寫文章看。

這書的原著，早在五六年前就已出版，但他的預言，有許多地方都像現在才寫出來一般地「中的」了。是明顯的就是他對於中日戰爭的預示，他早已知道中國在必要時將一致團結禦侮，而道一個團結是這樣地堅固，沒有人能將牠擊破。他說，起戰爭一起，日本即將「佔領北平與天津。他們在北平建立了第二個傀儡國，但他們覺得維持這個國家是很困難的，尤其

是這些地方中心的南邊與西邊。」「戰爭的勝利（日本）一共得到三次，但每次又是重新爆發。」「四川及南方諸省對於國民黨的抵抗供給了用不完的費用與助力。」最後他說：「日本愈走愈遠，想放手也不可能了。」「一九三八年的全年，日本希望有好消息從包圍了武昌的月形壘壕中傳來，但是毫無所得。」於是——一九三九年初，他們開始退到南京。在南京慄怓的和沮喪的殘剩者，知道日美已經開戰，大阪和名古屋已落在共產黨的掌握中。」這幾句短短的預言，都是他從讀過的許許多關於中日兩國的政治、經濟、地理、歷史書中，仔細用一種準確公式演算出來的。現在已經有好幾句完全「中的」，其餘也已成為目前熟悉中日形勢的人的口頭禪了。

世上有發生的許多事情，往往粗看似乎非常神祕，但一經合理的解說，就瞭然了。這種解說能力是一個預言家所必須具有的，本書作者威爾斯在不欲累贅地煊耀自己博學的條件下，對於這一點已經充分地辦到。

全書共分五卷：

一

——「世界復興，新聞家的產生。」「新國

家的鬥爭」、「統制生活下的新國家」本已全部譯就，但因受環境所迫，祇能將前兩卷印出，其他三卷只得等待來日再出版了，這是應向讀者致歉的。好在各卷還都有單獨存在的價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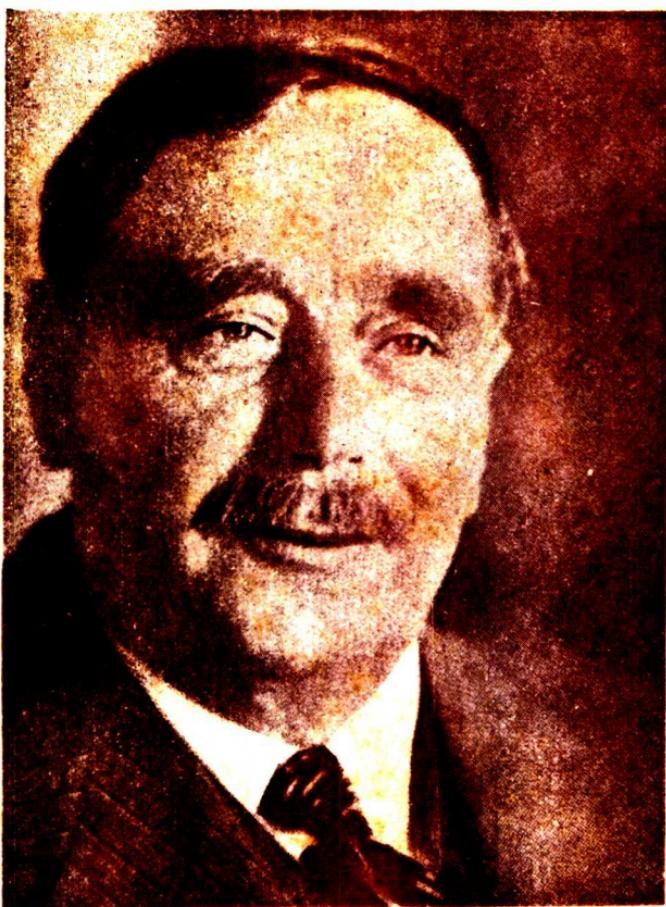
譯者程度低陋，譯筆難免有錯漏的疵點。但自信經過三次修改及參攷別的譯本校正後，在正確與通順兩點總算盡了很大的努力。但若讀者仍舊覺得有些不大妥當的地方，希望不吝指教，以便於再版時更正！

最後，我們能在本書裏附有好幾張精美的插圖，還得以十二分的敬意向供給這些插圖的影片公司誌謝。這些逼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照片，是由該公司出品「未來世界」的影片中剪來。我們處在目下緊張局面中，常常具有兩種矛盾心理，就是一方面希望世界大戰爆發，以刺激陷於苦悶中的心情，一方而却又畏懼世界大戰的爆發，因為牠將帶給我們以無限的苦痛。現在××影片公司既已根據本書的原著，攝成極逼真的片子，我們從此可以處在安全的小小影場中，預觀大戰的演進，以滿足我們的慾望了。這張片子常在國內各地開映，讀者

在讀了本書之後，再去看一看這個逼真的場面，一定可以得到更深刻的印象。

說了許多累贅的話，害得讀者消磨許多寶貴的光陰，好就此告退吧，敬請本書原著者威爾斯先生登場！

譯者九，一八，一九三八。



畫君德卡(波影近者作)

# 目 次

導 言

卷一 今天和明天 ..... 一 ···· 二一  
二三 ···· 一七七

一 紀年的記號

二四

二 「現代國家」觀念的出現

二九

三 舊制度的不平衡的積累

四五

四 馬克思和亨利喬治的批評

五五

五 自由競爭和貨幣紊亂使舊社會陷於不安

六三

六 生產過剩的難題和發生戰爭的關係

六七

七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

七九

八 亨利福特的和平船事件

一〇六

九	延長戰爭危機直接作用的軍火工業	一一一
一〇	災禍根源的凡爾賽條約	一三二
一一	國際聯盟並不能使世界和平實現	一五三
一二	凡爾賽和約後金融和社會紀律的崩壞	一五五
一三	一九三三年的大停頓	一六七
卷二 明天以後		一七九—三八六
一	倫敦會議	一八〇
二	傳統舊教育的蛻化	一〇九
三	社會沉澱物的分解和結晶	二一七
四	大戰後戰爭方法的改變	二三八
五	世界和平景象的消逝	二六六
六	西方略侵亞洲的懈弛	二八〇

七 「現代國家」和德國 .....二八一

八 仇恨和殘酷 .....二九三

九 最後的戰爭（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〇年） .....三〇四

一〇 微生物的侵略 .....三三四

一一 一九六〇年的歐洲 .....三四〇

一二 在毀滅中的美國 .....三六八

導

言

## 賴文博士 (Dr. Philip Raven) 的夢書

不幸得很，一九三〇年十一月，賴文博士在日內瓦逝世了，這是國際聯盟祕書處的一個十分重大的損失。從此以後，日內瓦地方就失去了一個身體長長背脊微屈，步履不大穩健，斜着頭深思的熟人了，全世界也失去了一個思想重數的頭腦。他無間斷的唯一的工作，異常活潑的心理，正像在他卦文中所說，獲得全世界知名之士的讚賞。一般人也因為他的逝世，突然都認識他了。

他的名字在報紙上不常見，以這樣一個生前無聞的人，死後竟能引起世界極大的震動，真是一件很希奇的事；從阿司羅(Oslo)到新嘉坡，從布尼諾到愛利司(Buenos Aires)到日本，差不多每種重要的報紙上，都有了關於他的記載。克利夫爵士(Sir Gedfrey Cliffe)

了一個很好的簡略的回憶描畫，說他是一個具有非常樸素坦白專一和有力的人格的人。他的相片，在刊物上刊出的有兩種：早年的一張，看去好像是雪萊和馬克斯賴（Maxwell）的混合物；後來的一張，是用快鏡攝的，他在國聯大會場的入口，斜倚在手杖上，伸出一隻長而瘦的手，做一種特殊的說明的手勢，和巴爾孟爾爵士（Lord Learmonth）正在談話。

他的事情很忙，但他還能抽閒來幫助同事們共同思索和解決一些較為廣大的問題。在他死後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，就是關於他對於未來世界的指示。大家都急於證明他的工作的重要，所以把他比較重要的文稿報告節略和演辭，篇成了三冊書，預備印行。

因為大家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所以要我出來擔任刊行他的遺著。但他死後的那些歌頌我却没有參加。因為我在學術界的地位，還不夠使我寫一篇頌揚他的文字。但在實際上却必須我把他個人的態度和自然的魔力素描出來。但我也没有這樣做。我們正開始共同進行著一種事業，誰都沒有預料到他會死去，所以對於這種意外的危險，也一點都沒有防備。現在已快過三年，我和他比較親密的朋友們作了極困難的討論後，才決定公布我們和他的這個

特殊合作的事實和內容。

這就是關於本書的問題。我把賴文博士付託給我的一種草稿��了很久。這些草稿，我以為我向來為牠躊躇的，倒並不是一種過慮，因為這正是一冊一世纪半未來的簡單歷史。牠是未來世界的投影，也是現代神祕的預言。到現在又是三年多了，這三年來的事變，一部份事情，足以證明這預言的不誤，因此我才有了勇氣和我朋友的敘述連繫在一起，決定找一家書局把他出版了。

關於本書的起源，和牠怎樣落到我手中的故事讓我簡單地來說一下吧！在大戰完結的那一一年，正是賴文博士離開白宮到日內瓦去之前，我就和賴文博士開始締交。賴文博士在閒暇的時候，總是歡喜一種新奇的思想，恰好一九一六年我出版了一本將來怎樣（What is Coming?）的小冊子，發表關於貨幣的一些意見，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我在這本小冊子裏，指出戰事中，資源的浪費和債務的繼續積累，一定會使整個世界陷於破產。就是牠將任債權人階級自由宰割世界，使這破產的世界，重新用一種方法來解決。就是公平無私地削減一切積

務，降低金鎊金圓以及其他金貨幣中的金成份。在那個時候，我看來這似乎是一個極為明顯的必要事實，但現在我承認，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觀念——因為我沒有去掉貨幣的價值是內在的一種觀念——可是凡爾賽和約以後所發生的貨幣和信用的動搖的實際教訓，那時我們誰都沒有。我們缺乏經驗，一想到貨幣，就覺得不自然，好像有智慧的兒童想們到牠時的情形一樣。到了一九一七年以後，這個安定金價的觀念，有好多人認是明顯的事實，但是大家認這種觀念，不過是一個沒有智識的作者，發表對於「貨幣專家」的神祕事情的外行評論而已。我的這種意見，竟然喚起了賴文博士的注意，他到我這裏來談談這問題的可能，同時再和我談談我所提出的其他的一二戰後的問題。這樣，我們便就熟識了。

賴文博士和威廉詹姆士（William James）一樣，他並不對人在智慧上有所驕傲，他對於坦白的思想，能夠很坦白地接受。他對一個藝術家或新聞記者能夠談他的問題；如果他認為和一個僕役談話而能夠獲得新鮮的觀點時，他也會這樣做的。他口頭愛說「明顯」這一個字。他見到我只有五分鐘，「這事我的愛親的朋友……」就這樣稱呼我了。「這是十分明